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

詩曰

一飲一啄　莫非前定
一時戲語　終身話柄

話說人生萬事前數已定。儘有一時間偶然戲耍之事。取笑之話。後邊照應將來。却像是个讖語響卜一毫不差。乃知當他戲笑之時。冥冥之中。已有鬼神做主。非偶然也。只如宋朝崇寧年間。有一个姓王的公子。本貫浙西人。少年發科。到都下會試。一日將晚。到延秋坊人家赴席。在一个小宅子前經過。見一女子生得

十分美貌獨立在門內俳徊凝望却像等候甚麽人的一般王生正要目看他只見前面一簇騎馬的人喝擁而來那女子避了進去王生留留也行了不曾問得這家姓張姓李趁了席喫得半醉歸來已是初更天氣復經過這家門首望門內一看只見門已緊閉寂然無人聲王生嗟嘆從左傍墻脚下一帶走去意思要看他有後門沒有只見數十步外有空地丈餘小小一扇便門也關着在那裏王生想道日間美人只在此中怎能勾再得一見看了他後門正在戀戀不捨忽然隔墻丟出一件東西來擲在地下一響

王生幾乎被他打着拾起來看却是一兒瓦片此時皓月初升光同白晝看那瓦片時有六个字在上面寫道夜間在此相候王生嚇得冇些𨁽蹺又帶着幾分酒意笑道不知是何等人約人做事的待我耍他一耍就在墻上剝下些石灰粉來寫在瓦背上道三更後可出來仍舊將墻裡丟了進去走開十來步遠遠地站着看他有何動靜等了一會只見一个後生走到墻邊低着頭却像找尋甚麼東西的尋來尋去尋了一回不見甚麼對着墻裡嘆了一口氣冇一步没一步的佯佯走了去王生在黑影裡看得明白便

道想來此人、定是所約之人了、只不知裡邊是甚麼人、好歹有个人出來、必要等着他、等到三更、月色已高、烟霧四合、王生酒意已醒、看看渴睡上來、伸伸腰、打个呵欠、自笑道睡到不去睡、管別人這樣閒事、正要舉步歸寓、忽聽得墻邊小門呀的一響、乾然開了、一个女子閃將出來、月光之下、望去看時、且是妙婷、隨後一个老媽、背了一隻大竹箱、跟着望外就走、王生迎將上去、看得仔細、正是日間獨立門首這女子、那女子看見人來、一些不避、直到當面、一看喫一驚、道不是不是、回轉頭來看老媽、老媽上前擦擦眼、把

王生一認也道不是不是快進去那王生倒將身閃在後門邊了一把扯住道還思量進去你是人家閨中女子約人夜晚間在此相會可是該的我今聲張起來拿你見官醜聲傳揚叫你合家做人不成我偶然在此遇着也是我與你的前緣你不如就隨了我去我是在此會試的舉人也不辱沒了你那女子聽罷戰抖抖的淚如雨下沒做道理處老媽就道若是聲張果是利害既然這位官人是个舉人小娘子權且隨他到下處再處而今沒奈何了一會子天明了有人看見却了不得那女子一頭哭王生一頭扯扯

扯扯、只得軟軟地跟他走到了下處、放他在一个小樓上、商議那老媽也就留了他伏侍女子、性定、玉生問他備細、女子道、奴家姓曹、父親早喪、母親止生得我一人、甚是愛惜、要將我許聘人家、我有个姑娘的兒子、從小往來、生得聰俊、心裡要嫁他、這个老媽就是我的奶娘、我央他對母親說知此情、母親嫌他家裡無官、不肯依從、所以叫奶娘通情、說與他了、約他今夜以擲瓦為信、開門從他私奔、他已曾還擲一瓦、叫三更後出來、及至出得門來、却是官人、倒不見他、不知何故、王生笑把適纔戲為擲瓦、及一男子尋覓

歸舟恐亦豹行之報

東西不見長嘆走去的事說了一遍女子嘆口氣道這走去的正是他了王生嘆道却是我幸得撞着豈非五百年前姻緣做定了女子無計可奈見王生也自一表非俗只得從了他新打上的恩愛不淺到得會試過了榜發王生不得第却戀着那女子正在歡愛頭上不把那不中的事放在心裡只是朝歡暮樂那女子前日帶來竹箱中多是金銀寶物王生儘用就拿出來與他鋪排還延數月王生竟忘記了歸家王生的父親在家盼望見日子已久不見王生歸來遍問京中來的人都說道他下處有一女人相處甚

殺風景

太收草

王生亦忠厚人也

是得意那得肯還其父大怒寫着嚴切手書差着兩个管家到京催他起身又寄封書與京中同年相好的叫他遣个馬票嫌請逼勒他出京不許就延王生不得已與女子作別道事出無奈只得且去得便就來或者禀明父親迎來接你也未可知你須耐心同老媽在此寓所住着等我含淚而別王生到得家中父親陞任福建正要起身就帶了同去去時未便不好說得女子之事悶悶隨去任所朝夕思念不題且說京中女子同奶媽住在寓所守候身邊所帶東西王生在時已用去將有一半今又兩口在寓所食用

君非已去夫我有前念未謝

有出無人看看所剩不多王生又無信息女子心下着忙叫老媽打聽家裡母親光景指望重到家求與母親相會不想母親因失了這女兒終日啼哭已自病死多時那姑娘之子次日見說舅母家裡不見了女兒恐怕是非纏在身上遁去無踪了女子見說大哭了一場與老媽商量道如今一身無靠汴京到浙西也不多路趁身邊還有些東西做了盤纏到他家裡去尋他不然如何了當就央老媽顧了一隻船下汴京一路來行到廣陵地方盤纏已盡那老媽又是高年船上早晚感冒些風露一病不起那女子極得

無投奔只是啼哭元來廣陵即是而今揚州府極是一个繁華之地古人詩云烟花三月下揚州又道是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從來仕宦官員王孫公子要討美妾的都到廣陵郡來揀擇聘娶所以塡街塞巷都是些媒婆攛來攛去看見船上一个美貌女子啼哭都攢將攏來問緣故女子說道汴京下來到西浙尋丈夫不想此間奶母亡故盤纏用盡無計可施所以啼哭內中一个婆子道何不去尋蘇大商量女子道蘇大是何人那婆子道蘇大是此間好漢專一替人出閑力的女子慌忙之中不知一个

孫某所行之報

好歹便出口道有煩指引則箇婆子去了一會尋取一个人來那人一到船邊問了詳細便去引頭一千人來擡了屍首上岸埋葬算船錢打發船家對女子道收拾行李到我家裡停住幾日再處叫一乘轎來擡女子女子見他處置有方只道接着好人亦且此身無主放心隨他去誰知這人却是揚州一个大光棍當機兵養娼妓接子弟的是个烟花的領袖烏龜的班頭轎擡到家就有幾个粉頭出來相接作伴女子情知不尷尬落在套中無處分訴自此改名蘇媛做了娼妓了王生在福建隨任兩年方回浙中又值

會試之期、束裝北上、道經揚州、揚州司理、乃是王生鄉舉同門、置酒相待、王生赴席、酒筵之間、官妓叩頭送酒、只見內中一人、屢屢偷眼看王生、王生不已、生亦舉目細看、心裡疑道、如何甚像京師曹氏女子、及問姓名、全不相同、卻再三看來、越看越是、酒半起身、蘇媛捧觴上前、勸生飲酒、覷面看得較切、口裡不敢說出、心中想著舊事、不勝悲傷、禁不住兩行珠淚、簌簌的落將下來、墮在杯中、生情知是了、也垂淚道、我道像你、元來果然是你、卻是因何在此、那女子把別後事情及下汴尋生、盤纏盡了、失身爲娼始末根繇說了

一遍不覺大慟生自覺慚愧感傷流淚力辭不敢托病而起隨即召女子到自己寓所各訴情懷潛同枕席次日密托揚州司理追究蘇大傷良爲娼問了罪名脫了蘇媛樂籍送生同行後來與生生子仕至尚書郎想着起初只是一時拾得撇下做此戲謔之事誰知是老大一段姻緣幾乎把女子一生斷送了還虧得後來成了正果而今更有一段話文只因一句戲言致得兩邊錯認得了一个老婆全始全終比前話更爲完美有詩爲証

戲言偶爾作媒妁　誰道從中遇美妻

趣人也宜其有取歟

假女壻爲眞女壻　失便宜處得便宜

這一本話文乃是國朝成化年間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有一个人姓蔣名霆表字震卿本是儒家子弟生來心性倜儻佻達頑耍戲浪不拘小節最喜游玩山水出去便是累月累日不肯呆坐家中一日想道從來說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是个極好去處此去紹興府隔得多少路不去遊一遊恰好有鄉里兩个客商要過江南去貿易就便搭了伴同行過了錢塘江搭了西興夜船一夜到了紹興府城兩客自去做買賣他便蘭亭禹穴蕺山鑑湖沒處不到遊得

一个心滿意足兩客也做完了生意仍舊合伴同歸偶到諸暨村中行走只見天色看看傍晚一路是些青畦綠畝不見一个人家須臾之間天上洒下雨點來漸漸下得落了三人都不帶得雨具只得慌忙向前奔走走得一个氣喘卻見林子裏露出一所莊宅來三人遠望道好了好了且到那里躲一躲則个兩步那來一步走到面前卻是一座雙簷滴水的門坊那兩扇門一扇關着一扇半掩在那里蔣震卿便上前一手就去推門二客道蔣兄慣是莽撞借這里只緣緣雨便了卻是甚麼人家便去敲門打戶蔣震卿

最好取笑、便大聲道、何妨得此。乃是我丈人家裡。二客道不要胡說惹禍、過了一會那雨越下得大了只見雨房門忽然大開裏頭跳出一个老者來看他怎生打扮、

頭戴斜角方巾、手持盤頭拄拐、方巾內竹籜冠、單着銀絲樣幾莖亂髮、拄拐上亂鬚衛、握着乾姜般五个指頭、寬袖長衣、擺出渾如鶴步、高蹺深躲般蹤來一似龜行、想來、地上、可惜、青應是、商山跑出、

元來這老者姓陶、是諸暨村中一个殷實大戶、為人樸直忠厚、極是好客尚義、認真的人、起初傷嘘、正要

寶月來見

走出大門來看人鬭閙只聽得外面說話嘈雜得有
人在門外躲雨故進了一步却把將震卿取笑的說
話一一聽得明白走進去對媽媽與合家說了都道
有這樣放肆可惡的不要理他而今見下得雨大曉
得躲雨的沒去處心下過意不去有心要出來留他
們進去却又怪先前說這討便宜話的人躊躇了一
回走出來見是三个就問道方纔說老漢是他丈人
的是那一个蔣震卿見問着這話自覺先前失言耳
根通紅二客又同聲將他埋怨道原是不該老者看
見光景就曉得是他了便對二客道兩位不棄老拙

老者語真聽須雅知友但宜了施

便請到寒舍裏面盤桓一盤桓這位郎君依他方纔所說他是吾子輩與賓客不同不必進來只在此伺候罷二客方欲謙遜被他一把扯了袖子拽進大門剛跨進檻內早把兩扇門摸的關好了二客只得隨老者登堂相見叙坐各道姓名及偶過避雨說了一遍那老者猶兀自氣忿忿的道適間這位貴友途路之中如此輕薄無狀豈是个全身遠害的君子二公不與他相交得也罷了二客替他稱謝道此是姓蔣少年輕肆一時無心失言得罪老丈休得計較老者只不釋然須臾擺下酒飯相欵竟不提起門外尚有

此際難堪

一人二客自已非分取擾已出望外況兒老者認眞着惱難道好又開口周全得蔣震卿叫他一發請了進來不成只得繇他且留自家食用那蔣震卿被關在大門之外想着適間失言老大沒趣獨自一个栖栖在雨簷之下黑魆魆地蕭來蕭去好生冷落欲待一口氣走了去一來兩黑二來單身不敢前行只得忍氣吞聲耐了心性等着只見那雨漸漸止了輕雲之中有些月色上來側耳聽着門內人聲寂靜了便道他們想已安寢我却如何擬等不如趁此微微月色路逕好辨走了去罷又想一想道那老兒固然怪

我、他這兩个便直得如此撇下了我、只管自己自在不成、畢竟有安頓我處、便再等他一等、正在躊躇不定、忽聽得門內有人低低道、且不要去、蔣震卿心下道、我說他們定不忘懷了、我就應一聲道、曉得了。不去。過了一會、又聽得低低道、有些東西、拿出來你可收拾好、蔣震卿心下又道、你看他兩个、白白裡打攪了他一餐、又拿了他的甚麼東西、忒煞欺心、却只裝且答應道、曉得了。站住等着、只見墻上有兩件東西、撲搭地丟將出來、急走上前看時、却是兩个被囊、提一提看、且是沉重、把手捻兩捻、纍纍垜垜、像是些硬

銀器物之類、蔣震卿恐怕有人闖出來追尋、急背在背上、望前便走、走過百餘步、回頭看那門將已離得略遠了、站着脚再看動靜、遠望去牆上兩个人跳將下來、蔣震卿道、他兩个也來了、恐有人追、我只索先走、不必等他、提起脚便走、望後邊這兩个也不作趕、只是背他慢慢地走、將震卿走得少遠、心下想道、他兩个提着了包裹來、所必要均分與他們、若在這邊、我且開囊看看、有不義之物、落得先藏過些、好的在了、把包裹打開、將黄金重貨另包了一囊、把錢布之類、仍舊放在破囊裡、提了又走、又望後邊兩

个人趕逐來到元來見他住也住見他走也走黑影裡遠遠尾着只不相近如此行了半夜只是隔着一箭之路看看天明了那兩个方纔脚步走得急促趕將上來蔣震卿道正是來一路走走到面前把眼一看喫了一驚誰知不是昨日同行的兩个客人到是兩个女子一个頭鬅鬆滿帕身穿青絲彩且是生得美麗一个散挽頭髻身穿青布襖是个丫鬟打扮仔細看了蔣震卿一看這一驚可也不小急得悄悶了身子開來蔣震卿上前一把將美貌的女子拗住道你走那里去快快跟了我去到有商量若是不從我

同到你家去、山背女子低首無言、只得跟了他走、走到一个酒館中、將生揀个僻淨樓房、與他住下了、喚店家道、是夫妻、燒香買早飯喫的、店家是一男一女、又有丫鬟跟隨、並無疑心、日夫支持早飯上來、喫、將罷辭對女子、低聲問他來歷、那女子道、奴家姓崔、名幼芳、就是那日主人翁之女、净觀王氏、奴家幼年間、許嫁同郡諸家、誰想他運蹇、丈明了、我不願嫁他、有一个表親之子王郎、少年美貌、我心下有意于他、與他訂約日久、約定今夜私奔出來、一同進去、今日日間不見回音、將到晚時、忽聽得爹爹進來大嚷、道是、

良緣天作合也

門前有个人口稱這里是他丈人家裡胡言亂語可惡我心裡暗想此必是我所約之郎到了急急收併貲財引這了薆拾翠爲伴踰墻出來看見你在前面背囊而走心裡道自然是了恐怕人看見所以一路不敢相近誰知跟到這里却是差了而今悔已遲却那人又不好歸去得只得隨着官人罷也是出于無奈了蔣震卿大喜道此乃天緣已定我言有驗且喜我未曾娶妻你不要慌張我同你家去便了蔣生同他喫了早飯了鬟也喫了打發店錢獨討一个船也不等二客一直同他隨路換船徑到了餘杭家裡家

孝心不忘坐有督

人來問只說是路上禮聘來的那女子入門待上接下甚是賢能與蔣震卿十分相得過了一年已生了一子却提起父母便凄然淚下一日對蔣震卿道我那時不欲從那醫去所以做出這些見識到當來而今身已屬君可無悔恨但只是雙親年老無靠失我之後在家必定憂愁且一年有餘並沒個消息我心裡一刻不能忘爾如此思念蔣生竟要生出病來了我想父母平日愛我如珍似寶而今便是他知道了他只以見我爲喜定然不十分嗔怪的你可討較怎生通得一个信去蔣震卿想了一回道此間有

一个教學的先生姓阮叫阮太始與我相好他專在諸暨往來待我與他商量看蔣震卿就走去把這事始末根繇一五一十對阮太始說了阮太始道此老是諸暨一个極忠厚的長者與學生也會相會幾番過的待學生尋个便到那里替兄委曲通知周全其事決不有誤蔣震卿稱謝了來回陶家的話不題且說陶老是晚欵留二客在家歇宿次日又拿早飯來吃了二客千恩萬謝作別了起身老者送出門來還笑道昨日狂生不知那里去宿了也等他受些恓惶以爲輕薄之戒二客道想必等不得先去了容學生

就、尋着了他、埋怨他一番、老丈再不必介懷老者道老拙也是一時耐不得胙日句奈何他了那里還掛在心上、道罷、各自作別去了、老者入得門時、只見一个丫鬟、慌慌張張、走到面前、喘做一團道、阿爹不好了、姐姐不知那里去了、老者喫了一驚道、怎的說一步一顛、忙走進房中來、只見玉嬌媽媽、見天兒地的放聲大哭、哭倒在地、老者問其詳細、媽媽說道、昨晚好好在他房中睡的、今早因外邊有客、我且照管灶下早飯、不曾見他起來、及至客去了、叫人請他來一處喫早飯、只見房中箱籠大開、連伏侍的丫頭、拾尋也

倘若不放進門者有相干

不見不知那里去了老者大驚道這却為何一个養娘便道莫不昨日投宿這些人是个歹人夜裡拐的去了老者道胡說他們都是初到此地的那兩个宿了一夜今日好好別了去的如何拐得這些个因是我惱他遮門裏不放他進來一發甚麼相干必是日前與人有約今因見有客趁鬧打刼的逃去了你們平日看見姐姐有甚破綻麼一个養娘道阿爹此猜十有八九姐姐只為許了个盲子心中不樂時時流淚惟有王家某郎與姐姐甚說得來時常叫抬梁與他傳消遞息的想必約着跟他走了老者見說得有

因密地叫人到王家去訪特只見王郎好好的在家里並無一些動靜老者沒做理會處自道家醜不可外揚切勿令傳出去豬家道盲子退得便罷退不得由一个了頭不着遂他罷了只是身邊沒有了這个親生女兒好生冷靜與那王媽媽說着便哭一个不住後來豬家盲子死了感着老夫妻念頭又添上幾場悲哭道便身死了年把也不見得女兒如此如是一年有多只見一日門上遞个名帖進來却是餘杭阮太始老者出來接着道甚風吹得到此阮太始道久疏貴地諸友渴然得暇特過江來拜望一番老者

便教治酒相待飲酒中間大家說些江湖上的新聞也有可信的也有可疑的阮太始道敝鄉一年之前也有一件新聞道事却是寔的老者道何事阮太始道有个小年朋友出來遊要歸去途路之間一句戲話上邊得了一个婦人至今做夫妻在那裏說道道婦人是貴鄉的人老丈曾曉得麼老者道可知這婦人姓甚麼阮太始道說道也姓阮那老者大驚道莫非是小女麼阮太始道小名幼芳年紀一十八歲又有个丫頭李擁翠老者揩着眼道真是吾小女了如何在他那裏阮太始道老丈還記得雨中叫門自稱

是岳家老丈閉他在門外不容登堂的事麼老者道果有這个事此人平日元非相識却又闖在外邊無處通風不知那晚小女如何却隨了他去了阮太始把蔣生所言一一告訴說道一邊妄言一邊發怒一邊訴說奏合成了這事真是希奇而今已生子了老翁要見他麼老者道可知要見哩只見王媽媽在屏風後邊聽得明明白白忍不住跳將出來不管是生是熟大哭拜倒在阮太始面前道老夫婦只生得此女自從失去幾番哭絕至今奄奄不欲生若是客人果然致得消息相見必當重報阮太始道老丈與孺

人固然要見令愛、只怕有些見怪令婿、令婿便不敢來見了、老者道、果然得見、慶幸不暇、還有甚麼見怪、阮太始道、令婿也是舊家子弟、不辱沒了令愛的、老丈既不嗔責、就請老丈同到令婿家裡去、一見便是、老者欣然治裝、就同阮太始一路到餘杭來、到了蔣家門首、阮太始進去、把以前說話備細說了、阮太始同蔣生出來、接了老者、那女兒久不見父親、也直接至中堂、阮太始暫避開了、父女相見、倒在懷中、大家哭倒、老者就要蔣生同女兒到家去、那女兒也要去、見母親、就一同到諸暨村來、母女兩个相見了、又抱

頭大哭道只說此生再不得相會了誰道還有今日哭得傍邊養娘們个个淚出哭罷蔣生拜見丈人丈母叩頭請罪道小婿一時與同伴門外戲言誰知岳丈認了真致犯盛怒又誰知令愛認了錯得諧私願小婿如今想起來當初說此話時何曾有分毫想到此地位的都是偶然望岳丈勿罪老者大笑道天教賢婿說出這話有此湊巧此正前定之事何罪之有正說話間阮太始也封了一封賀禮到門叫喜老者就將綵帛銀兩拜求阮太始為媒治酒大會親族重教蔣震卿夫婦拜天成禮厚贈妝奩送他還家夫妻

從無字面說出妙也

借老當時將生不如此戲耍取笑被關在門外便二
樣同兩个客人一處兒喫酒了那里撞得着這老婆
來不知又與那个受用去了可見前緣分定天使其
然此本說話出在祝枝山西樵野記中事體本等有
趣只因有个沒見識的做了一本舊奈記乃是消元
人玉清菴錯送鴛鴦被雜劇與嘉定艮工徐達拐逃
新人的事三四件做了个扭名糧長弄得頭頭不了
債債不清所以今日依着本傳把此話文重新流傳
于世使人簡便好看有詩為証

片言得婦是奇緣此等新聞本可傳

扭捏無端殊舛錯　故將話本與重宣

拍案驚奇卷之十二　終

拍案驚奇卷十三

趙六老舐犢喪殘生　張知縣誅梟成鐵案

詩曰

從來父子是天倫　凶暴何當逆自親
為說慈烏能反哺　應教飛鳥罵伊人

話說人生極重的是那孝字蓋因為父母的自乳哺三年自盼到兒子長大不知費盡了多少心力又怕他三病四痛日夜焦勞又指望他聰明成器時刻注想撫摩鞠育無所不至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說到此處就是臥冰哭竹扇枕溫衾也難報答萬一況乃錦衣玉食歸之自己擔饑受

東夷之二親、漫然視若路人、甚而等之仇敵、敗壞彝倫滅絕天理、眞狗彘之所不爲也、如今且說一段不孝的故事、從前寡見近世罕聞、正德年間松江府城有一富民姓嚴、夫妻兩口兒過活、三十歲上無子、求神拜佛、無時無處不將此事掛在念頭上、忽一夜嚴娘子似夢非夢間、只聽得空中有人說道、求來了、終沒耳、添你丁、減你齒、嚴娘子分明聽得、次日即對嚴公說知、却不解其意、自此以後嚴娘子便覺得眉低眼慢、乳脹腹高、有了身孕、懷胎十月、歷盡艱辛、生下一子、眉清目秀、夫妻二人歡喜倍常、萬事多不要緊

溺愛甚　忍殺之勢

只顯他易長易成光陰荏苒又早三年那時也倒聰明伶俐做爺娘的百依百順沒一事違拗了他休說是世上有的物事他要時定要尋來便是天上的星河裏的月也恨不得上天提將下來攢入河撈將出去似此情狀不可勝數又道是棒頭出孝子筯頭出忤逆爲是嚴家夫妻嬌養了這孩兒到得大來就便目中無人天王也似的大了却是爲他有錢財使用又好結識那一班慘刻狡猾沒天理的衙門中人多只是奉承過去那个敢與他一般見識却又極好撈捕搭着一班兒緊件多是高手的賭賊那些人貪他

是出錢施上當面只是甜言蜜語諂笑脅肩賺他上手他只道衆人真心喜歡且十分幫襯便放開心地大膽呼盧把那黃白之物無算的暗消了去嚴公將常苦勸却終久溺着一个愛字三言兩語不聽時也只索罷了豈知家私有數經不得十博九空做些三年漸漸凋耗嚴公原是積儹上頭起家的見了蕩廢情况未免有些肉痛一日有事出外走過一个賭坊只見數十來个人團聚一處在那裏喧嚷嚴公望見走近前來伸頭一看却是那衆人羣着他兒子討賭錢他兒子分說不得你拖我扯無計可施嚴公看了

恐怕傷壞了他心懷不忍挨開衆人將身蔽了俠兒對衆人道所欠錢物老夫自當賠償衆弟兄各自請回明日到家下拜納便是一頭說一手且扯了兒子怒憤憤的投家裏來關上了門採了他兒子頭髮硬着心做勢要打却被他掙扎脫了嚴公趕去扯住不放他撥轉身來望嚴公臉上只一拳打个滿天星昏暈倒了兒子也自慌張只得將手扶持元來打落了兩个門牙不流血滿胸兒子曉得不好直奔外一溜走了嚴公半晌方醒憤恨之極道我做了一世人家生這樣逆子蕩了家私又幾乎害我性命禽獸也不如

痛殺者
着緣

貴時出所得者

了、還要覊他則甚、一徑走到府裏來、却值知府升堂寫着一張狀子、將那打落牙齒爲證、告了忤逆。知府准了狀、當日退堂老兒自且回去、却有嚴公兒子平時最愛的相識一个外郎、叫做丘三、是个極狡黠奸詐的、那時見准了這狀、急急出衙門尋見了嚴公兒子、備說前事、嚴公兒子着忙、懇求計策解救、丘三故意作難、嚴公兒子道、適帶得賭錢三兩在此、權爲使用、是必打點救我性命、則個。丘三又故意遲延了半晌道、今日晚了、明早府前相會、我自有話對你說、嚴公兒子依言各自散訖、次早俱到府前相會、嚴公兒

叫訴　趣語

子問有何妙計幸急救我丘三把手招他到一个幽僻去處說道你來你來對你說嚴公兒子便以耳接着丘三的口等他講話只聽得叱哞一响嚴公兒子大叫一聲疾忙掩耳埋怨丘三道我百般求你解救如何倒咬落我的耳朶却不怨他與你干休丘三冷笑道你耳朶原來却恁的值錢你家老兒牙齒直恁地不值錢不要慌如今却與對你說話你慢些只說如此如此便自沒事嚴公兒子道好計雖然受些痛苦却得乾淨了身子隨後府公陞廳嚴公兒子帶到知府問道你如何這般不孝只貪賭博怪父教誨甚

而打落了父親門牙有何理說嚴公兒子泣道爺爺青天在上念小的焉敢悖倫胡行小的偶然出外見賭坊中爭鬬立定閒看誰知小的父親也走將來便疑小的亦落賭塲揪了小的回家痛打小的要打不過不合伸起頭來父親便將小的嘴咬一口咬落耳朶老人家齒不堅牢一時性起遂至墜落豈有小的打落之理望爺爺明鏡照察知府教上去驗看果然是一隻缺耳齒痕尚新上有凝血信他言詞是實微微的笑道這情是真不必再問了但看賭可疑父齒復壞責杖十板趕出免擬嚴公兒子喜得無恙歸家

此子誠可教也

求告父母道孩兒願改從前過失侍奉二親官府已責罰過任父親發落老兒昨日一口氣上到府告官過了一夜又見兒子已受了官刑只這一番說話心腸已自軟了他老夫妻兩个原是極溺愛這兒子的想起道當初受孕之時夢中四句言語說求來子終沒耳添你丁減你齒今日老兒落齒兒子斷耳正此驗也這也是天數不必說了自此那兒子當真守分孝敬二親後來却得善終這叫做改過自新皇天必宥如今再說一个肆行不孝到底不悛明彰報應的某朝某府某縣有一人姓趙排行第六人多叫他做

趙六老家聲清白囊橐肥饒夫妻兩口生下一子方離乳哺是他兩人心頭的氣身上的肉未生下時兩人各處許下了偌多香愿只此一節上已爲這兒子費了無數錢財不則三歲上出起痘來兩人終夜無寐遍訪名醫多方覓藥不論資財只求得孩兒無恙便殺了身已也自甘心兩人憂疑驚恐巴得到痘花回好就是黑夜裡得了明珠也没得這般歡喜看看調養得精神完固也不知服了多少藥料喫了多少辛勤壞了多少錢物殷殷撫養到了六七歲又要送他上學延一个老成名師擇日叫他拜了先生取个

才聞之父母有此病吹把之者多矣

學名與做趙聰先習了些神童千家詩後習大學兩人又怕兒子辛苦了又怕先生拘束他生出病來每日不上讀得幾何書便歇了那趙聰也到會體貼他夫妻兩人的意思常只是詐病佯疾不進學堂兩人却是不敢違拗了他那先生看見這些光景口中不語心下思量道這須叫做禽犢之愛適所以害之耳養成于今日後悔無及矣却只是冷眼傍觀任主人家措置過了半年三个月忽又有人家來議親却是一家宦戶人家姓殷老兒曾任太守故了趙六老却要扳高央媒求了只揀選了吉月極濃重的下了一

付謝允禮自此聘下了殷家女子逢時致時逢節致節往往來來也不知費用了多少禮物韶光短淺趙聰因爲嬌養直挨到十四歲上纔讀完得經書趙六老還道是他出人頭地歡喜無限十五六歲免不得教他試筆作文六老此時爲這兒子面上家事已弄得七八了沒奈何要兒子成就情願借貸延師又重幣延請一个飽學秀才與他引導每年束脩五十金其外節儀與夫供給之盛自不必說那趙聰原是个極貪安宴十日九不在書房裡的做先生到落得爽自在飯得了重資省了氣力爲此就有那一班不成

不肖者難其人矣

才沒廉恥的秀才便要謀他館穀自有那有志氣誠實的往往却之不就此之謂賢愚不等話休絮煩轉眼間又過了一个年頭却值文宗考童生六老也叫趙聰沒張沒致的前去赴考又替他鑽刺央人情又枉自折了銀子考事已過六老又思量替兒子畢姻却是手頭委實有些窘迫了又只得央中寫契借到某處銀四百兩那中人叫做王三是六老平時專托他做事的似此借票已寫過了幾紙多只是他居間其時在劉上戶家借了四百銀子交與六老便將銀備辦禮物擇日納采訂了婚期過了兩月又近吉日

却又欠接親之費、六老只得東那西湊、尋了幾件衣飾之類、往典鋪中解了四十兩銀子、却也不勾使用、只得又尋了王三、寫一紙票、又往褚員外家借了六十金、方得發迎會親、殷公子送妹子過門、六老極其殷懃謙讓、喫了五七日筵席、各自散了、小夫妻兩口恩愛如山、在六老間壁一个小院子裡居住、快活過日、殷家女子倒百般好、只有些兒毛病、專一恃貴自高、不把公婆看在眼裏、且又十分慳吝、一文千貫、慣會啜那丈夫、做些慘刻之事、若是殷家女子賢慧時、勸他丈夫學好、也不到得後來惹出這場大事了、

自古妻賢夫禍少　應知子孝父心寬

這是後話、卻說那殷家嫁資豐富、約有三千金財物、殷氏收掌、沒一些兒放空、趙六老供給兒媳、惟恐有甚不到處、反十分小心、兒媳兩个倒嫌長嫌短的、不像意、光陰迅速、又早三年、趙老娘因害痰火病、起不得床、一發把這家事托與那媳婦、常當殷氏承當了、供養公婆、初時也當像樣、漸漸半年三个月、要茶不茶、要飯不飯、兩人受淡不過、有時只得開口、勉强取討得些、殷氏便發話道、有甚麼大家事、交割與我、卻又要長要短、原把去自當不得、我也不情愿當這樣

喫苦差使、到終日攪得不清淨、趙六老聞得、忍氣吞聲、實是沒有甚麼家計分授與他、如何好分說、得嘆了口氣、對媽媽說了、媽媽是个積病之人、聽了這些聲响、又看了兒媳這一番忿慢光景、手中又十分着道不比三年前了、且又索債盈門、箱籠中還剩得有些衣飾、把來償利已准過七八了、就還有幾畝田產、也只好把與別人做利、趙媽媽也是受用過來的、今日窮了、休說是外人、嫡親兒媳也受他這般冷淡、回頭自思、怎得不惱、一氣氣得頭昏眼花、飲食多絕了、兒媳兩个也不到床前去看視一番、也不將些湯水

調養病人、每日三餐、只是這幾碗黃虀、好不苦惱、挨了半月、痰喘大發、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了、兒媳兩个竟不得乾號了幾聲、就走了過去、趙六老跌脚搥胸、哭了一回、走到間壁去、對兒子道、你娘今日死了、實是囊底無物、送終之具、一無所備、你可念母子親情、買口好棺木、盛殮後、日擇塊墳地殯葬、也見得你一片孝心、趙聰道、我那里有錢買棺、不要說是好棺木、價重買不起、便是那輕敲雜樹的、也要二三兩一具、叫我那得東西去買、前村李作頭家、有一口輕敲些的在那里、何不去賒了來、明日再做理會、六老喻着

眼淚怎敢再說、只得出門到李作頭家去了、且說趙聰走進來對殷氏道、俺家老兒一發不知進退了、對我說要討件好棺木盛殮老娘、我回說道休說好的、便是歹的也要二三兩一个、我叫他且到李作頭家賒了一具輕敲的來、明日還價、殷氏便接口道、那个還價、趙聰道、便是我們擡個頭疼、替他胡亂還些罷、殷氏怒道、你那里有錢來替別人買棺材、買與自家了不得、要買時、你自還錢、老娘却是沒有、我又不曾受你爺娘一分好處、沒事便兜攬這些來打攪人、繇了一次、便有十次、還他十個沒有怕怎地、趙聰頓口

無言道娘子說得是、我則不違便了、隨後六老罷了、兩个人擡了這具棺材到來盛殮了媽媽、大家舉哀了一場、將一杯水酒澆奠了停柩在家、見媳兩个也不守靈、也不做什麼盛羹飯、每日仍只是這幾碗黃虀夜間單留六老一人冷清清的在靈前伴宿、六老有好氣沒好氣、想了便哭、過了兩七、李作頭來討棺銀、六老道去替我家小官人討、李作頭依言去對趙聰道、官人家賒了小人棺木、幸賜價銀則箇、趙聰光着眼、哼了一聲道、你莫不見鬼了、你眼又不瞎、前日是那個來你家賒棺材、便與那個討、却如何來和我

戶頭一　賑頭二　對夫事　也　遂了

說李作頭道是你家老官來賒的方纔是他叫我來與官人討趙聽道休聽他放屁好沒廉恥他自有錢買棺材如何圖賴得人你去時便去莫要討老爺怒發背又着手自進去了李作頭回來將這段話對六老說知六老紛紛淚落忍不住哭起來李作頭勸住了道趙老官不必如此沒有銀子便隨分甚麼東西准兩件與小人罷了趙六老只得進去翻箱倒籠尋得三件冬衣一根銀鑱子把來准與李作頭去了怨又過了七七四十九趙六老原也有些不知進退你看了買棺一事隨你怎麼也不可求他了到得過了

我了問可恨其父不是禽獸之物非異分才是喪十

斷七又忘了這段光景直復對兒子道我要和你娘尋塊墳地你可主張則个道聰道我曉得甚麼主張我又不是地理師那曉尋甚麼地就是尋得難道有人家肯白送依我說時只好揀個日子送去東村燒化了也倒穩當六老聽說默默無言眼中出淚道聰也不再說竟自去了六老心下思量道我媽媽做了一世富家之妻豈知死後無葬身之所罷罷這樣逆子求他則甚再檢箱中看有些少物件解當些來買地并作殯葬之資六老又去開箱翻前翻後檢得兩套衣服一隻金釵當得六兩銀子將四兩買了二分

地、餘二兩喚了四个和尚做些功果、僱了幾个扛夫、擡出去殯葬了、六老喜得完事、且自歸家隨緣度日、倏忽間、又是寒冬天道、六老身上寒冷、賒了一斤絲綿、無錢得還、只得將一件夏衣、對兒子道、一件衣服在此、你要便買了、不要時、便當幾錢與我、趙聰道、冬天買夏衣、正是那得閒錢補抓籬、放着這件衣服、日後怕不是我的、却買他也不買、也不當、六老道、恁地時、便罷、自收了衣服不題、却說趙聰便來對殷氏說了、殷氏道、這都是你獃了、他見你不當時、一定便將去解舖中解了、日後一定沒了、你便將來胡亂當

他姦錢不消說便宜趙聽依允來對六老道方纔衣服媳婦要看一看或者當了也不可知六老道任你將去不妨若當時只是七錢銀子也罷趙聽將衣服與殷氏看了殷氏道你可將四錢去說如此如此便捉了要多時回他便罷趙聽將銀付與六老六老那里敢嫌多少欣然接了趙聽便寫一紙短押上寫限五月沒遞與六老去了六老看了短押紫脹了面皮把紙扯得粉碎長嘆一聲道生前作了罪過故令親子報應天也天也怨恨了一回過了一夜次日起身梳洗只見那作中的王三蹺地走將進來六老心頭咲

了一跳面如土色正是

入門休問榮枯事　觀看容顏便得知

王三施禮了便開口道六老莫怪驚動便是褚家那六十兩頭雖則年年清利却則是些貨錢准折又還得不爽利今年他家要連本利多楚小人却是無說話回他六老遮莫做一番計較清楚了這一項也省多少口舌免得門頭不清淨六老嘆口氣道當初要爲這逆子做親負下了這幾主重債年年增利囊橐一空欲待在逆子處那借來奉還褚家爭奈他兩个絲毫不肯放空便是老夫身衣口食日常也不能如

不知有莽之苦

意、那得有錢來清楚這一項銀、王兒幸作方便、善為我辭寬限幾時、感恩非淺、王三變了面皮道、六老說那里話、我為褚家這主債上、饒悔多分說乾了、你却不知他家上門上戶、只來尋我中人、我却又不得了、幾許中人錢、沒來由討這樣不自在喫、只是當初做差了事、沒擺佈了、他家逼不動、要着人來坐催、你却還說這般懈話、就是你十萬來不及、將當初原為你兒子做親借的、便不爭兒子那里借來還、有甚麼不是處、我如今不好去回話、只坐在這里罷了、六老聽了這一篇話、眼淚汪汪、無言可答、虛心冷氣的道、王兒

見教極是、容老夫和這莊子計議便了、王兄暫請回步、來早定當報命、王三道兄則是了、却是我轉了背、不可就便放鬆、又不瞞你、一碗兒茶、半鍾兒酒、着甚來歷、攔手、攔脚也不作、別覓走出去了、六老沒極奈何、尋思道、若對趙聰說將、又怕受他冷淡、若不去說時、寔是無路可通、老王說也倒是、或者當初是爲他借的、他背那移也、不可卻要、一步不要一步走到趙聰處來、只見他每鬧鬧熱熱、炊烟盛舉、六老問道、今日爲甚事忙、有人答道、殷家大公子到來、留住喫飯、故此忙、六老垂首喪氣、只得回身、肚裏思量道、殷家

中人商議

公子在此。齋飯我爲父的也不値得帶挈一帶挈。且看他是如何。停了一會。只見依舊搬將那平時這兩碗黃虀飯來。六老看了。喉嚨氣塞。也喫不落。那日趙聽和殷公子喫了一日酒。六老不好去唐突。只得歇了。次早走將過去。回說趙聽未曾起身。六老呆呆的等了個把時辰。趙聽走出來道。淸淸早起。有甚話說。六老倒陪笑道。這時候也不早了。有一句緊要說話。只怕你不肯依我。趙聽道。依得時便說。依不得時便不必說。有什麼依不依。六老半吞半吐的道。目前你做親時。曾借下了褚家六十兩銀子。年年淸利。今年

借債傳
還錢口

[illegible]

他家連本要還我却怎地來得及本錢料是不能夠只好依舊上利我實是手無一文別樣本也不該對你說却是爲你做親借的爲此只得與你那借些還他利錢則个趙聽悱然變色擲着手道這却不是笑話恁地說時元來人家討媳婦多是兒子自己出錢等我去各處問一問看是如此時我還便了大老又道不是說要你還只是目前那借些个趙聰道有甚那借不那借若是後日有得還時他每也不是這般討得緊了昨日殷家阿舅有準盒禮銀五錢在此待我去問媳婦肯時將去做个東道請請中人再挨幾

時便是說罷自進去了六老想道五錢銀幹什麽事
況又去與媳婦商量多分是水中撈月了等了一會
不見趙聰出來只得回去卻見王三已自坐在那裏
六老欲待躲避早被他一眼瞧見王三迎着六老道
昨日所約如何褚家又是三五替人我家來逼了六
老搭着羞臉說道我家道了分毫不曾通融本錢實
是難處只得再尋些貨物准過今年利錢容老夫徐
圖見乞方便一頭說一頭不覺的把雙膝屈了下去
王三歪轉了頭一手扶六老口裏道怎地是這樣既
是有貨物准得過時且將去准了做我不着又回他

中人道好話

過幾將六老便走進去開了箱子將媽媽遺下這幾件首飾衣服并自己穿的這幾件直身檢一个空箱數將出來逕與王三王三寬打料帳約勾了二分起息十六兩之數連箱子將了去了六老此後身外更無一物話休絮煩隔了兩日只見王三又來索取那劉家四百兩銀子的利錢一發重大六老手足無措只得說說道巳和我兒子借得兩个元寶在此待將去傾銷一傾銷且請回步來早拜還王三見六老是个誠實人況又不怕他走了那裏去只得回家六老想道雖然哄了他去這番少不得要出醜怎麼得過

孽

又走過來對趙聰道今日王三又來索對家的利錢吾如今實是只有這一條性命了你也可憐見我生身父母救我一救趙聰道沒事又將這些說話來恐嚇人便有些得替還了不成要死便死了活在這里也沒幹六老聽罷扯住趙聰號天號地的哭趙聰掙脫了身竟進去了有人勸住了六老且自回去六老千思萬想若王三來時怎生措置人極計生六老想了半日忽然的道有了有了除非如此如此除了這一件真便死也沒幹看看天色晚來六老吃了些夜飯自睡卻說趙聰夫妻兩个吃罷了夜飯洗了脚手

吹滅了火去睡，趙聽却睡不穩，清眠在床，只聽得房
裡有些脚步响，疑是有賊，却不做聲。元來趙聽因有
家貲，時常防賊，做整備的，聽了一會，又聞得門兒
隱開，看漸漸有些悉索之聲，漸近床邊，趙聽只不做
聲，約莫來得切近，悄悄的床底下拾起平日藏下的
一把斧頭，趁着手勢一劈，只聽得撲揑一响，望床前
倒了。趙聽連忙爬起來，摸着身子，再加兩斧，見寂然
無聲，知是已死，慌忙叫醒殷氏道，房裡有賊，已砍死
了，點起火來，恐怕外面還有伙賊，先叫破了地方鄰
舍，多有人走起來救護，只見墻門左側老大一個壁

洞，已聽見趙聰叫過砍死了一个賊在房裏，一齊擁進來看，果然一個死屍頭劈做了兩半，衆人看了，有眼快的叫道這却不是趙六老，衆人仔細看來，但了一回，多道是也是也，却爲甚做賊偷自家的東西，却被兒子殺了，好蹺蹊，什怪的事，有的道不是偷東西，敢是老沒廉耻要扒灰，見兒子媳婦，借這个由頭殺了。那老成的道，不要胡嘈，六老平生不是這樣人，趙聰夫妻寔不知是什麼緣故，假似你平時奸滑，到這時節不由你不呆了，一頭假哭，一頭分說道，寔不知是我家老兒，只認是賊，爲此不問事由殺了，只看這牆洞，

須知不是我故意的、衆人道、既是彼賊來偷、你夜晚間不分皁白、怪你不得、只是事體重大、免不得報官、鬧了一夜、却好天明、衆人押了趙聰到縣前去、這里殷氏也心慌了、收拾了些財物、暗地到縣裏打點去使用、那知縣姓張名晉、爲人清廉正直、更兼聰察非常、那時升堂、見衆人押這趙聰進來、問了緣故、差人相驗了屍首、張晉道是以子殺父、該問十惡重罪、傍邊走過一个承行孔目、禀道趙聰以子殺父、非犯宜重、却實是黑夜拒盜、不知是父、又不宜坐大辟、那些地方里鄰、也是一般說話、張晉由衆人說、遂提起筆。

心之法

寫此映照不死詠文

嘆惜

來判道

趙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死。何。辭。焉。

如此

判畢、即將趙聰重責四十、上了死囚枷、押入牢裡、衆人誰敢開口、見趙聰那些不孝的光景、衆人一齊欽慕、見張晉斷得公明、盡皆心服、張晉又責令取趙聰家財、買棺殯殮了六老殷氏、縱有撲天的本事、敵國的家私、也沒門路可通、只好多使用些銀子、時常往監中看覷趙聰一番、不想進監多次、惹了牢瘟、不上一个月死了、趙聰原是受享過來的、怎熬得囹圄之

告發氏餓死沒人送飯餓了三日死在牢中拖出牢洞拋棄在千人坑裡這便是那不孝父母之報張晉更着將趙聰一應家財入官那時劉上戶褚員外并六老平日的債主多執了原契禀了張晉一一多派還了其餘所有悉行入庫他兩个剜剜了這一生自巳的父母也不能勾近他一文錢鈔思量積儹來傳授子孫爲永遠之計誰知家私付之烏有并自巳也無葬身之所要見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正是

由來天網恢恢　何曾漏卻阿誰
王法還須推勘　神明料不差池

卷終